

散文組
優異獎

劉洋

小女子是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語言學系的碩士一枚，今年是我的本命年。天秤座的我喜歡文學，熱愛讀書，所以在城大繼續學習自己喜歡的中文，一直渴望自己可以成為像賈平凹那樣的鄉土氣息濃郁的作家，我始終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只是一直還在尋尋覓覓、等待時機的路上，當然，我知道機會都是自己爭取來的。



黃河悠悠

我不知道自己為甚麼會選擇這麼一個四字詞語做題，也並不想在後面加一句「道阻且長」來攀附《詩經》，即使此刻它真的於我「道阻且長」。我只是在不經意中會懷念那個黃河邊的小村莊。他永遠都只存在我記憶之中了。說這話時，我腦海裏浮現的最終畫面不過是那夜粼粼的河水以及河上那輪皎皎的月。這是故鄉留給我最後的念想，唯美而慵懶……

一、黃河娃

這一小節的題目是我偷來的，它最初是我表哥的一篇散文的題目，他用這個題目寫出了我家鄉的黃河裏那群赤身裸體背着葫蘆和

卡車輪胎的內膽在夏日炎炎的河裏晃水的孩子的時候，我不過正處在7歲這樣一個惹人嫌的年紀。那一年的暑假，11歲的表哥和他當作家的爸爸徒步從我們的城市走到了黃河邊，並且恰好看到了河裏那群孩子。回來之後，他就寫了《黃河娃》發表在了省報上。這篇文章的簡報至今還壓在他媽媽書桌的玻璃板下。那時候，媽媽總是羨慕地指着玻璃板下的剪報，問：你甚麼時候也可以發表文章。

我只是很不服氣地撇着嘴道，那又不是表哥的故鄉，寫得再美也不屬於他。所以，因為我對它的擁有感造成了我的懶惰，同樣也因為這份擁有感使我永遠地與它的美麗擦肩而過。而現在，我只不過是從回憶裏去建構它，也許這其實就是徹頭徹尾的虛構。

我上小學時每年的暑假，幾乎都是在黃河邊那個叫做下咀頭村的地方渡過的。因為那個年代並不流行吹空調，電風扇已經是奢侈品了。而故鄉冬暖夏涼的土窯洞是最好不過的避暑之地。三伏天的夜裏，睡在窯洞的土炕上，吹了煤油燈，蓋着棉被，依在媽媽身邊聽她講故事。或者不睡覺，和堂哥堂姊們提了手電筒，拿着鑷子和玻璃瓶從家家戶戶院子的牆壁上和石頭縫裏捉蠍子，然後等到趕集時，坐着船到黃河對岸陝西的集市上把蠍子賣給收藥材的小販，攢些零花錢去買兩毛錢一根的冰棒或者三毛錢一斤的西瓜來解饑。

農村沒有澡堂，太熱的夏天，清早從地裏農忙回來的後生小夥趁着晌午大家都在窯洞午睡時候，脫得赤條精光地跳到黃河水裏，火辣的日頭把他們曬得和黃河水沒有甚麼分別，也因此練就了他們的好水性，他們從來不坐船去集市，都是晃河過去，這是黃河帶給他們的瀟灑。

夏天是農忙的季節。凌晨四點，天都大明了。聽着山道上絡繹不絕的水桶叮叮噹噹搖晃的聲音，你會覺得那是最動聽的旋律。提水的孩子們從河邊的井裏打上來透心涼的井水，回家的路上，在沿途的地裏順勢摘兩顆菜瓜或是幾顆番茄，泡在扁擔頭的水桶，就那麼擔回去，裝滿井水的水桶是天然的冰箱。而大人們此刻早已在地裏忙碌了兩個鐘頭，為的就是躲避正午的日頭。這種最原始的作息時間一直存留在我的故鄉，而因為日照充足的緣故，那些洋柿子

和菜瓜都分外地甘甜。

我則和一群不懼毒日的小夥伴們挑了長長的杆子去一座荒廢的土窯前的院子裏摘桑葚或者撿蟬蛻。桑葚有黑紫色的，也有些豔紅色的。大家吃得舌頭都被染成了紫色。吃飽了就在樹下撿蟬蛻，金色的薄殼，活脫是知了的模子。盛夏的知了像發了瘋一樣地狂在樹上叫着，叫一陣歇一陣，正午也並不安靜。

二、黃河謠

我們家坡上有一座三間窯洞的院子，院落整齊，門樓氣派。家裏主事的是一個叫春平的中年男子。春平的噴吶吹得很好。每天日近黃昏，晚霞映紅了黃河和山坡的時候，春平就會坐在能望見黃河的山頭吹噴吶。我至今仍然不知道春平吹的是甚麼調調，村裏老人們說，那是山西梆子的調調。後來，我讀到賈平凹的《秦腔》，有種莫名的感動，他文字裏方言的敘述像極了我的家鄉話。大學時候的作品賞析課，我告訴文學課的老師，這本書讓我覺得自己讀到了關於我故鄉的小說。她說不對，賈平凹是陝西人。可是她不知道，我的故鄉在黃河這邊，河的那邊就是陝西。春平的噴吶是大氣的，雖然總在日落紅霞飛的時候才響起，但那景致也是蕩氣回腸的，就像人說的那樣，有九十九道彎。

後來，我再也沒聽過春平的噴吶。村裏人說，春平做生意賺了錢，在縣城裏置下了大房子，再也不回來了。再後來，黃昏的時候，我都會坐在春平吹噴吶的地方，望着霞光映紅的河水，望着河那邊的陝西，偶爾有一輛輛藍色的卡車從對面公路上駛過，然後，太陽一點一點從對面山上落下去。

村裏的老人們還說，我爸爸之所以那樣從麼，可以考上大學，到城裏生活是因為我爺爺和我奶奶不是一個地方的人。他們說很早以前，我奶奶是河對岸一個叫做馬蹄踏村的地主家的女兒，我爺爺是他們家的僱工，再後來，我奶奶不做地主小姐甘願和我爺爺私奔，

過了黃河，成了咀頭村的媳婦。我相信這個故事，因為奶奶比爺爺先癱在炕上，爺爺一直親力親為地照顧奶奶，結果，身康體健的爺爺先走了，兩年以後，奶奶才走了。我奶奶一直都有在做小姐，因為她在黃河這頭嫁了一個視她如珍寶的漢子。

三、黃河殤

爸爸說，他小時候經常做噩夢，夢到自己怎麼都出不了大山，四面都是山，就是沒有出山的路。他說，他不樂意一輩子困在山裏，這個夢催逼着爸爸時時刻刻都努力學習。1978年恢復高考的時候，爸爸永遠告別了這個噩夢，成了城裏人。

但是爸爸仍然寒暑兩假都會回老家。他很慶幸自己是個老師，有兩個長長的假期。而幾乎每次暑假回去，都會趕上黃河發大水。而每次發大水，爸爸都會抱着我，立在不遠的山頭駐足觀看。那景象就是莊子《秋水》裏面描述的「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爸爸說，這是黃河的表演，我們都是天地間渺小的觀眾。老鄉們會擔了竹筐去河裏撈河炭，有時候不光撈到滿滿十筐河炭，還會撈到一水桶小魚，這時候，媽媽會問老鄉把小魚要回來，給我做油炸小魚。爺爺總會搖着頭，說這樣太浪費油了。爺爺的樸素和節儉是與生俱來的。

以後，過了許多年，我都因為忙於學業而沒有再回去。聽老鄉們說，黃河已經七八年沒有發過大水了，大家都不再撈河炭了，只能從老遠的縣城裏買煤炭來燒。幾年前，我和爸爸為了參加一個堂姐的婚禮回去過，沿河正在修柏油公路，汽車駛過，塵土飛揚。記憶裏迅猛的黃河水變成了潺潺細流，不再波瀾起伏了，彷彿一頭被馴服的獅子，永遠喪失了鬥志，陷入沒有盡頭的沉睡。河邊的水井廢棄了，儘管井裏的水依然清冽，但是因為家家戶戶按了自來水管的緣故，再也聽不見早起的後生們挑水的聲音了。因為拉了電線，大家再也不到集市買煤油，再也不點煤油燈了。明晃晃的電燈和電

視阻礙了大家坐在院子裏說長道短的興致。我們家的老窯洞在那些新立起來的小二樓裏顯得那麼不合時宜。村裏和我同齡的孩子都到城裏打工去了。我忽然覺得故鄉之於我，面目全非了。有時候我會懷疑，究竟是我的記憶出了錯，還是故鄉變得太快了。

我一直覺得有些東西是亙古不變的，就像從先秦一直流到現在的黃河，雖然多次改道，但它依然存在。然而，現在，我開始擔心黃河的消逝，我知道自己不是杞人憂天。參加完婚禮，爸爸就要帶我回城裏，第二天起了個大早，啟明星還在天上，月亮懸在河水上面，我想起一首歌：月亮走，我也走。只是我把黃河和故鄉永遠地拋在身後，拋在煙遠的記憶裏。

這不過是我記憶裏故鄉的模樣，和現在的真實存在是大相徑庭的，黃土高原也許一直是地理課本上描述的那樣「支離破碎，千溝萬壑」，這一切的美好也許都是我所謂的思鄉情結對故鄉近乎完美的渲染而已，可是既然那裏以出產煤炭而聞名全國，那麼這些現在深埋在土層之下的煤炭不正是那個遼遠的年代茂密的森林所化的嗎？我想起了魯迅的《故鄉》，這不過都是一個關於離開與回歸的敘述，不同的是，他的失望來自人事和思想，而我的悲哀不止於此，還有那些關於永恆的神話的破碎。

我總是憶起大學時候講魏晉南北朝文學的那個教授，每次講到那段歷史，她總是充滿感喟，她說也許多年以後我們都不在了，而這間教室還存在着。現在回想，其實是雕欄玉砌不復在，朱顏亦改。

黃河啊，黃河，故鄉啊，故鄉，未老莫還鄉啊，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得獎感言

獲獎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不是因為我太自大，所以這麼篤定，而是因為我確實投注了情感在我的文章裏。我的散文無關環保，無關悲憫，因為我始終覺得文章是自己的，不過是表達自己的心靈感受，我寫出這篇文章，只是為了紀念那些曾經逝去的美好歲月，繼而知道珍惜現在的一些東西。我懷念我

的故鄉，並且為那裏的人民祈禱，希望他們此生幸福。

另外，很高興城市文學節的徵文活動，它使我得以重新審視自己過往的生活。也很感謝城大代寫作課的楊宏通老師一直以來對我的幫助和鼓勵，讓我對寫作充滿熱愛。

“ 評審意見

章詒和老師

我不知道這篇文稿裏面的故事從何而來？是親身經歷，是閱讀所得？還是二者兼而有之。但是，我要說，他寫得不錯。

好散文，必重視真情實感，必講究修辭語法。《黃河悠悠》是做得到了，真情實感是靠細節獲取的。比如「黃河娃」一節裏的捉蠍子，摘桑葚，土窯，洗澡，井水，一個接一個，描述生動，叫你「正午也不安靜」。寫事物的同時，也寫出感受。文章最後一節的「黃河殤」，是比較集中地體現出這一點。而感受的寫法是採用的對比手法：自來水與井水，電線與煤油燈，土窯洞與小二樓。最重要的對比是從前的黃河與現在的黃河。感受到「故鄉之於我，面目全非了」。

全文流暢，在修辭方面，開頭和結尾是很不錯的。「我只是在不經意中會懷念那個黃河邊的小村莊……夜鄰鄰的河水以及河上那輪皎皎的月」這句話出現在開頭。說「不經意」，其實是經意的，經意在修辭。結尾一句：「未老莫還鄉，莫還鄉，還鄉須斷腸。」雖是借用韋莊《菩薩蠻》，卻十分貼切，好。

”